

朱子經筵講義

大學

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
小退之學有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
進退之學窮理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人之學窮理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也此篇所記皆大人
之學故以大學名之

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

義禮智之性叙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

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

之偏以拘之於前而有物欲之私以放之於

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

於邪僻也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收



之人使自三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
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
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
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
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
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
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
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
皆不過爲世儒誦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
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
以風俗敗壞人才斲喪爲君者不知君之道爲

臣者不知臣之道爲父者不知父之道爲子者
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
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于我朝天運開泰
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
之緒而之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
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
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
人爲學次第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
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修己以治
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什哉
臣以無能獲奉明詔使以此篇進講謹誦所聞

釋其名義如右惟聖明之留意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臣曰

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當有以明之而復其初也程氏以為字當作新是也其義則去其舊而新之云爾言既能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人亦有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

者大學之綱領也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為此身者則又不能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

駁以生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以人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清且純者為聖為賢得其濁且駁者為愚為不肖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為物者固無以全其所得以生之全體矣惟得其正且通而為人則其所以生之全體無不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粲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也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濁純駁之不齊也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

一而自無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
無氣稟之拘矣又以拘於氣稟之心接乎事物
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
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
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
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
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
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然亦
不能有以自知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
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
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

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
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
之實也夫既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
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
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然
之明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
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
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
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
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
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汙苟賤之中而

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
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
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
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
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
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
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
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
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
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
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

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
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
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
教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
不盡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爲
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
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
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

能慮慮而后能得

靜謂心不妄馳安謂所處而安
慮謂思無不審得謂得其所以止

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

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臣熹曰明德為

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先未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於治己欲體道者不可不先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是以臣愚竊願陛下深留聖意伏乞睿照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臣熹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實其心者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

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臣謹按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

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彊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為自

欺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彊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私欲萌焉雖欲勉彊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彊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

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

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而后天下平

臣熹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臣謹按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

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

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

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

不實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可致其虛而無

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可不陷於其所

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
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臣熹曰

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

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臣熹曰

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

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

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

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

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

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

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

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

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

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

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

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

所能為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

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國

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

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從容諷咏常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間大而彌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未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焉念念

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皆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爲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爲後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蓋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當俟異日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胷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

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
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伏
惟陛下深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康誥曰克明德臣熹曰克能也又有勝義太甲曰

顧諟天之明命臣熹曰顧目在之也諟古是字通

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德也帝典曰克明峻德臣熹曰

如目在夫物不取忘也皆自明也臣熹曰結所引

後大也大德即明德也皆自明也臣熹曰結所引

言堯能明其大德也皆自明也臣熹曰結所引

之意皆謂自明皆自明也臣熹曰結所引

已之明德也皆自明也臣熹曰結所引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舊本
脫誤今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是明
德而不能明唯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

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
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
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
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也凡有一毫之偏
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稟物
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
天之明命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
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
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
用之間事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
法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

不能自明常目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俊德者人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暗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以新民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臣熹曰盤沐浴其器以自戒之辭也苟誠也湯以為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

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臣熹曰鼓之舞之謂作詩曰周

雖舊邦其命惟新臣熹曰言周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臣熹曰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

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
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
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
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
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
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
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
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
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
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
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

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
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
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銘
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
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
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
於日新爲至近而敬之一字又見其所以日新
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
哉其後伊尹復政太甲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
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乃且自怨自艾

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戶牖盥槃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矣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爲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深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與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

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穢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爲昏蔽穢濁而日入於亂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覺滅亡之將至若其德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白而至矣其曰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者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
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
是而已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臣熹曰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

當止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臣熹曰緡蠻鳥聲丘隅

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

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臣熹曰穆穆深遠

引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也者詩云瞻彼淇奧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

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

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臣熹

水名與隈也棗詩作綠猗猗義盛貌斐文貌切以

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

而進進不己也瑟聲密之貌僖猶武毅之貌喧詩作

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

釋之以見能得至善之所由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

以沒世不忘也臣熹曰於戲贊辭前王謂文武也

物也此言前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使天下後世無一

物不得其所以雖已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

不忘也此兩節味嘆淫

佚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其

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

之各有所止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

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

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也

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節則以聖人之止而明

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

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

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

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

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

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

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

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

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

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

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

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

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

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
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
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正此意也然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
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
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但能因事推窮
以至其極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之物皆
有以見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其引瞻彼淇
奧以下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意則以明夫所
以得其至善而止之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夫
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

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
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
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
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粹而益背施
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
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
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
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
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其引於戲前
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文民不能忘而言也
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

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
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
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
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臣熹曰猶人不異於

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

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

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

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
舊本脫誤今移在此蓋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
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

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
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
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効也或不
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
效其亦末矣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大學之傳以釋正經前章
之義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彊其志以
勝其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
言顧諟天之明命者欲學者之於天理心存目
在而不可以頃刻忘也其言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者欲學者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惡

而遷善則又如是日日加功而無間斷也其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欲學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進其功以求止於至善亦日新之意也凡此數者其言雖殊其意則一臣願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間恍然有以見夫氣稟物欲之為已害脫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明了然在目而有以為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月新之又日新之如既切而復磋之如既琢而復磨之以至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宋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章所

謂向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下之留意焉

此謂知本程氏曰此謂知之至也臣熹曰此句之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物格知至之義

今亡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

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而

格物致知最為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

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為何說甚可惜也然

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

先於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

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

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

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爲先致知以敬爲本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論其所以爲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

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槩矣
故臣又拾遺意而論之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
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
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
則具於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
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
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
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
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
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
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
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
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是乃書所謂降衷
詩所謂秉彛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
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氏所謂天然自
有之中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
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
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殊
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
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
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

大學言事
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授之小學而使人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於此有以窮究天下萬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

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乎其間以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凡此推演雖出管窺然實皆聖經賢傳之意造道入德之方也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爲尤密蓋自其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傳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曾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

大學言義
熟於爲臣爲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
之効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
要疇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
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
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爲尤甚蓋幼而不
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
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已一
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
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
始欲學於小學以爲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
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

且榮矣而其思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
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
其擬議窺覷於後是則豈不反爲大危大累而
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爲者亦曰敬而已矣
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
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
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爲窮理之本伏惟陛
下深留聖意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
事而已也臣義切愛君不覺煩瀆下情無任恐
懼懇激之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臣熹曰毋者禁止之辭
也人心本善故其所發

亦無不善但以物欲之私雜乎其間是以為善之意有所不實而為自欺耳能去其欲則無自欺而誠矣無不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熹曰如惡惡臭也慊快也惡足也深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切也慊快也惡足也深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切也慊快也惡足也深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切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熹曰閑居獨處也厭然銷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則自欺之甚也然既實有是惡於中則其證必見於外徒爾自欺而不足以後能然亦不敢不監此而加勉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臣熹曰言雖幽隱之中吾

有如此者可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畏之甚也臣熹曰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又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獨而誠其意也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經文誠意之義者也臣又詳說之曰民之秉彜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為而欲為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為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為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

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者亦禁乎此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豪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爲之際此知其爲惡而捨之

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修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

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
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也若知有不至則其
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
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
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
可以不察也然猶為衆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
以一身託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
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
有不可遏者其為可畏又不止於十日所視十
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功夫
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
徒為觀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
窒夫禍亂之原哉

朱子經筵講義

終

真西山經筵講義

進讀大學卷子

十月十九日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臣某謂康誥帝典兩語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為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其自暴自棄而不肯為耳孔子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又曰人病不求耳且如 陛下躬稟聖哲之資所謂明德固已素具若以堯帝文王克明德自任豈有不能爲者然其用功之要專在屏去物欲蓋明德如青天白日物欲如雲霧雲霧開則天日自明明德如明鏡止水物欲如塵滓塵滓去則水鏡自明惟 陛下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則堯帝文王可及矣太甲篇乃伊尹所作此一語切要在顧諟二字古註謂常自在之朱熹以爲說得極好明命只是天所賦與我底道理初無形象如何可以目覩正如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

則見其倚於衡忠信篤敬豈有形象可見亦只是念念不忘則此理自然昭著於心目之間今人俗語云看顧云照顧所謂顧諟即此意蓋天賦與我許多道理豈可須臾之間不著意照管謂如天與我以此仁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仁天與我以此義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義天之與我以此德本如明鏡止水我却不管甘心被灰塵泥滓來汙了豈不是媿天之所予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雖一息不可不顧諟雖一念不可不顧諟所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武王

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周頌敬之詩云毋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大雅之詩亦云昊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皆謂人
君一動靜一云爲天未嘗不監察其上然則伊
尹顧諟之語人君豈可少忘 陛下欲作毋不
敬思無邪工夫臣願自佩服斯言始蓋 陛下
若知得天無時不監察人君人君當無時不顧
諟天命雖欲一事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可得
此乃最切 陛下身心底道理臣願深留 聖
念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

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臣某按成湯此銘蓋就沐浴取義朱熹之說已
盡之矣後來武王作盥盤銘與其溺於人也寧
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救武王之
銘又就水取義蓋言溺於深淵猶可以浮游而
出一爲姦邪小人所惑則陷於危亡而不自知
故不可救聖帝明王因物自警每如此願 陛
下燕閒之際取湯武之銘與凡古人自警之語
書而揭之座右則所益非淺諸銘已載衍義第三十卷人君
之德須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曰日新之謂
盛德但看日月之明千年萬載光彩常常如此

豈不是日新人君須要法乾之健體離之明洗濯磨勵其身心常使光明皎潔始得陛下昨爲權臣所蔽養晦十年天下之人未免妄議聖德一旦奮然更新天下咸仰聖德如日月之食而更也然自今以往日新又新之功一或不繼則未免又失天下之望須是常屏私欲而存天理常守恭儉而去驕奢常勤學問而戒游逸常近君子而遠小人常公而不私常正而無邪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以至無日而不如是則其德無日而不新仰視成湯何遠之有臣又竊見陛下更新之初懲賊吏禁苞苴一時士大夫爲

之悚動未幾數月間又復玩弛貪濁害民者如故昏繆不職者如故只緣一二姦賊之鉅者特從恩宥擁厚貲安華第不傷毫毛兼除授雖公而巧於營求者尚或得志所以縉紳慕效仍踵舊習既未能作新士大夫又何以作新民民既未新天命又何由而新日來星文之變數數有之上天仁愛陛下所以示此警戒陛下於此何可不深自脩省先從一身始洗濯磨勵使已德常新脩明政刑信必賞罰崇獎廉能汰斥貪繆使士大夫之俗一新如此則民德之新天下之新有漸致之理矣願陛下深留聖心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臣某竊謂文王之德上與天合不可得而名所可名者緝熙敬止而已緝者繼續之謂熙者光明之謂朱熹之說當矣然緝之與熙非二事也能緝則能熙矣常人之德業所以不能光明者以其乍作乍輟無繼續之功也且如敬之一字孰不知爲正心脩身之本然一有欲心則不能敬一有怠心則不能敬二者苟有一焉則所謂敬者有間斷而無接續矣又焉能至於高明光大之域邪惟聖人之心與天同運純亦不已故詩人形容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纔兩言爾

而文王盛德之氣象儼乎其目也考之於詩其言緝熙者四此詩所云以德言也敬之之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以學言也維清之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昊天有成命曰於緝熙單厥心二者以事言也若昔聖王之於修德於講學於行事無不致緝熙之功者臣竊見陛下於宸居之邃揭名緝熙且以雲漢之文自爲之記真有得於古先聖王修德講學之要臣願於緝熙敬止之言朝誦而夕思之知欲之有害於敬則窒之於幾微知怠之有害於敬則持之以疆勉使此心常接續而無間斷故以之講學則智

大學講義
識日明以之行事則功業日廣所謂儀刑文王者莫切於此惟陛下勉之

講筵卷子十一月八日

大學格物致知章

臣按格之一字先儒訓釋不同至程子乃以格訓至如舜典格于文祖之格其義始明朱熹常言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蓋理無形而物有迹若止言窮理恐人索之於空虛高遠之中而不切於已其弊流於佛老故以物言之欲人就事物上窮究義理則是於實處用其功窮究得多則吾心之知識自然日

開日益常人之學不就實處用功而馳心於高妙猶且不可况人君以一身應萬事萬物之變若不於事物上窮究豈惟無益而已將必如晉之清談梁之苦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格物致知之學所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先務也陛下下履位十年其酬應事物多矣然權臣顛政務爲蒙蔽恐陛下未能一一致察也故十年之間是非邪正顛倒錯繆無所不有人皆知爲權臣之罪今既躬親大政則凡所以剖判是非別白邪正者陛下當身任之矣若於事物之理不深加窮究應酬之間少有差失各將誰歸故

臣惓惓欲陛下以格物致知爲事也程頤嘗謂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而朱熹又謂或考之事爲之者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其說尤備蓋自吾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皆所當窮然非日積月累之功未易各造其極也臣願自今經筵講讀之際有切於身心關於政治者時發玉音質問所疑俾臣等得悉心以對如有未諭即乞再三詰難必聖心洞然無疑而後已退居深宮又必優游玩

索其理之所以然俾之融會貫通表裏澄澈如此則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其益不少矣至於輔臣奏對尤當從容訪逮政事因革俾陳其利病之原人材進退必叩以賢否之實如有未諭反復審究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厭吁咈以至言官之奏論彈劾群臣之進見對敷率霽天威俯加酬詰俾摠底蘊盡究物情如此則於國家之事日益明習而舉措用舍之間無不適當矣凡此皆所謂格物也惟陛下曲留聖心孜孜不倦若於事物之理窮得一分則陛下之知識亦進一分窮得十分則陛下之知識

亦進十分窮得十分即是物格進得十分即是
知至若只略見一二便不研窮則見處既未分
明行處必有窒礙且如近者用兵之舉若論其
槩則 祖宗境土所當恢復 祖宗山陵所當
省視豈非至當之理然必先定規模先立基址
俟吾人材衆多材力富盛萬全必勝然後有爲
乃無後悔緣只見得理之一偏而未嘗周思曲
慮到窮極之處所以輕舉而無成此亦物未格
知未至之故也今 陛下已知前日舉事之非
矣若一向退沮自安於無所作為又只是見得
一偏之理須是知前日不合輕敵今日亦不可

畏敵事雖致審而剛毅奮發之志則不可忘敵
雖未動而戰攻守禦之事則不可緩日與大臣
講求策畫申做將帥嚴設隄防謀未十全姑務
固守勢可一定奮然必爲如此方是見得義理
周盡舉此一端他莫不然大抵理之與事元非
二物異端言理而不及事其弊爲無用俗吏言
事而不及理其弊爲無本惟聖賢之學則以理
爲事之本事爲理之用二者相須本無二致此
所以爲無弊也惟 陛下留神
臣所進大學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
民情爲格物致知之要其本末粗備以卷帙之

多未即進讀願政機餘暇早賜覽觀則於窮理之學將大有所日進矣

講筵卷子 十三日

誠意章

臣按自欺自慊慊音慊兩言乃此章之綱領常人之情本非真欲爲善但假飾於外以欺人然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已惟真心爲善者勉於爲己故好善則如好好色非爲人而好也惡不善如惡惡臭非爲人而惡也蓋必力於爲善而去其不善然後己之心快且足焉夫是之謂自慊然又必曰謹獨云者常人爲善初非實意故處顯

明之地則尚或知勉至處幽隱之地則肆然無所忌矣此即所謂自欺也自古聖賢之學以謹獨二字爲入德之門故此篇言之而中庸首章亦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末章又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聖賢心法相傳莫要於此詩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言其雖居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乎其上者雖無厭倦之意亦常有以自守焉此所謂純亦不已也

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論者以為有穆穆天子之容其在宮中則湛于酒色湛與同委政外家迄成新莽之篡計其當時必謂人無知者而其荒淫之行播之天下書之史冊卒不可揜由其昧於謹獨故也惟陛下以文王為法臨朝必敬而退居深宮亦必敬對群臣必敬而退與嬪御近習處亦必敬如此則於謹獨之道得矣若漢成之縱欲無足為聖明道者亦願眡以為監焉實天下幸甚

講筵卷子 十六日

大學致知誠意二章

臣某昨於二章已嘗各貢愚論矣又嘗聞朱熹之說以為致知誠意乃學者兩關致知者夢與覺之關透得此關方是覺不然則夢誠意者惡與善之關透得此關方是善不然則惡大學之道惟此兩節為最難故熹以關譬之過此兩節則根基已立有用力之地矣若知有未至則見理不明雖彷彿一二未免如夢寐之恍惚非真見也意有未誠則為善不實雖假竊一二猶以文錦蒙弊絮又豈真無惡者乎然為善所以不實者自見理不明始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臣某又嘗恭聞 高宗皇帝有曰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爲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夫務學然後能明道見理明道見理然後能誠意正心與大學之言昭若合符 高宗皇帝是時春秋二十有五爾而聖學 高明深造其極已如此 陛下可不服膺而加勉乎

修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謹按此章要切全在有之一字蓋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未

嘗先有喜怒以待物之至也故朱熹嘗言忿懣好樂恐懼憂患只要自無中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又嘗取譬曰衡惟其無物故物至而輕重不差鑑惟其無物故物至而妍蚩可見學者之於此理固不可以不知而入主尤所當知蓋人主之喜怒哀樂所關爲甚大故也臣願 陛下於平居未應物之時澄靜此心湛如太虛不使有喜怒哀樂之私先入于胸中隨物而應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而有我之私一不與焉則此心常正而不偏其於修身之道有餘裕矣

齊家在修其身章

臣某按親愛而下五者皆指處家而言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一汨於私情則於所親愛而偏焉於所哀矜而偏焉則慈憫之意勝而不知其惡矣於所賤惡而偏焉於所教惰而偏焉則憎疾之意勝而不知其善矣若子弟之畏敬父兄固所當然若但知畏敬而不能論於道而爭其過是亦偏也閨門之內五者之失徃徃有之而父母之於子夫之於婦爲尤甚有子如舜所當愛也瞽瞍不之愛而愛傲象有子如鄭莊公亦所宜愛也姜氏不之愛而愛不弟之叔段非偏乎

有夫人如莊姜宜愛也衛莊公不之愛而惟嬖人之愛卒召州吁之變有后如王氏宜愛也唐元宗不之愛而惟惠妃之愛旋致開元之禍非偏乎愛惡一偏善惡易位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曰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講筵卷子 十八日

大學脩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前日進讀此章蒙 玉音有槁木死灰之問臣已具陳吾道有體有用與異端寂滅之教不同 陛下已俞之矣臣退而思之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鑑明水止其體雖

大學詩義
靜而可以鑑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
妙正是如此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
是乃無用之物人之有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
事者也其可委之無用乎吾道異端之分正在
於是不可不察

治國必先齊其家

臣某按此章辭義明白不待贅陳但恕之一字
學者多認爲寬厚闊略之意其實不然蓋已有
善亦欲人如我之有善已無惡亦欲人如我之
無惡又論語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是推
己及人之謂舊說如心爲恕其義却通彼以寬
厚闊略爲恕者誤矣

臣某又謹按此章既引桃夭之詩以明夫婦相
宜然後可以教國人又引蓼蕭之詩以明父子
兄弟足法然後國人法之為人君者要當實體
乎此非可以徒誦說而已也漢高帝賢君也以
戚姬之寵而踈呂后以致後日人彘之禍然則
處夫婦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唐太宗英主也
然於事親友兄弟一有慙德三百年之家法遂
不復正然則處父子昆弟之間其可不盡其道
乎觀漢唐之事然後知大學之垂訓真不可不
佩服也

衍義九經章

臣某按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於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内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臣謂熹之言至爲精切蓋齊戒明潔所以正其心也盛服儼然所以正其容也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制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者所以養其中此内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

將萌此動靜兼用其力也然蔽以一言敬而已矣内外動靜無乎不敬身安得而不脩乎熹又嘗作敬齊箴自首至尾皆發明此意臣已載之於衍義中操存省察章惟聖明其參味之

臣某又按九經以繼絕世舉廢國爲懷諸侯之音蓋自昔帝王相傳之法也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後于薊封舜之後于陳而孔子於堯曰篇歷叙二帝三王傳授亦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中庸之言蓋祖乎此夫以齊威公之在春秋特一霸主爾猶能存三亡國後世稱之其視戰國之君爭地爭城滅人之社稷

絕人之祭祀者善惡相去遠矣漢初功臣剖符
 世爵迨元成間稍益衰微不絕如綫杜業進言
 以為內怨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
顏師古曰以立亡國之後為安泰也今功臣之後襲封者盡或絕
 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甚可
 悲傷成帝感其言於是復紹蕭何之世迄于哀
 平又增曹參周勃之後史氏書之以為美事漢
 祚中微光武紹起復享國者二百餘年是亦仁
 厚之報也唐李懷光先有功而後背畔德宗念
 其前功為之立後當時諸將莫不感歎 本朝
 故事每大赦令輒求 昭憲太后子孫或及趙

普之徒往往有司以為文具而 中興以後功
 臣豈無湮微不祀者當此兵事方興之時謂宜
 訪問加以存錄至於骨肉之恩析而不殊殊絕也
 尤 仁聖所宜哀惻也故因九經之義推而及
 之以贊 陛下矜恤之仁云讀畢奏云骨肉之
 恩析而不殊乃漢宣帝封昌邑王賀為侯之詔
 也言骨肉之恩雖有離析而無可絕之道臣之
 此言蓋恐同姓近親豈無絕世不祀者欲 陛
 下訪問而為之立後也又奏二帝三王惟其以
 興滅繼絕為心是以享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
 君滅人社稷絕人祭祀秦為尤甚報亦如之大

抵續人之祀者乃盛德事天之所予也絕人之
祀者非盛德事天之所惡也 上意亦覺悚動
退而李正言甚稱開陳之善謂其言切而不露
也

講筵卷子 二十七日

大學繫矩章

臣某按此章言平天下乃曰君子有繫矩之道
何也蓋天下之不平自人心不怨始且如爲人
之子而事不慈之親雖不敢怨必非所欲及其
爲父乃不慈其子爲人之弟而事不友之兄雖
不敢怒亦非所樂及其爲兄乃不反其弟此皆

所謂不怨也士大夫夫仕爲民而見虐於官吏
必不堪之及其任官乃不恤其民僮僕使令不
忠於主必深惡之及其立人之朝乃忍欺其君
凡此皆不怨也怨者以已度人之謂我之所欲
亦人所欲我之所惡亦人所欲故以所欲者施
之而不敢以所惡施焉此所謂繫矩也凡爲人
者皆所當然而爲人上者尤不可不然杜牧賦
阿房宮謂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
錙銖用之如泥沙已欲紛奢而剝民之肌膚浚
民之膏血此之謂不能繫矩也故爲人君者處
宮室之安則憂民之不足於室廬服綺繡之華

則憂民之不給於繒絮享八珍之味則憂民之
飢餒備六宮之奉則憂民之曠鰥以此心推之
使上下尊卑貧富貴賤各得其所欲有均齊而
無偏陂有方正而無頗邪此即謂絜矩之道臣
竊見比年以來元元愁苦者衆兵興之後三垂
戍守方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窮閭委巷有飢
凍切膚之慘窮邊絕徼有風沙眯目之悲願
陛下以惻怛之心施惠卹之政雖其仁未能徧
及然能選良吏以字之擇良將以拊之使民無
剥膚之苦士有挾纊之溫是亦仁術也臣於衍
義察民情之篇引采薇七月等詩敷陳頗悉惟

燕閒賜覽仍推而行之則天下之平有日矣

講筵卷子

大學平天下章

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臣其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圍楚大夫定公饗之定公

晉趙簡子鳴玉以相簡子名鞅問於王孫圉曰

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玉也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

者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曰觀射父能

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又有左史倚相朝夕獻

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若夫白珩

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大學所引即其事也魏惠

王以照乘之珠夸齊威王亦言吾有臣四人而鄰國畏盜賊息是之為寶與王異楚齊皆戰國之君然能知所寶惟賢之意故其國安以強昨者權臣用事溺意貨寶山東玉器搜括無遺使諸豪有輕中國之心而於當世之人材則未嘗為陛下收拾以備國家之用其昧於此亦已甚哉因奏願陛下不以金玉為貴而以賢才為寶天下幸甚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

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臣某按先儒蘇軾之論以為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元齡唐太宗之相也史臣稱

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王珪而房

杜遜其直英衛善兵李勣封英而房杜濟以文

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元齡身處要

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所謂寔能容之者也林甫

唐元宗之相也史稱其如賢疾能當時有以材

譽聞者皆以術抑遠之所謂寔不能容者也太

宗相元齡而唐以興元宗相林甫而唐以壞欲
知大臣之賢否者惟觀其能容與否而已矣

講筵卷子 二十七日

大學平天下章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
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臣按古今生財之說未有能外此四言者而先
儒呂大臨推明之可謂確論矣韓愈有云古之
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焉之
家六蓋古者四民士農工賈而已後世益之以
道釋所謂爲民者六也農一而食者六宜其贍

足之難然士主名教工治器用賈通貨財非無
事而食也若釋與道則飽食安坐以蠹吾民而
朝廷乃以鬻祠牒爲生財之資不知釋道日增
則農民日減財之所自出者耗矣猥曰生財可
乎此謂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也農民日減而
耕者少則爲之者不疾矣而國家之用度又未
嘗量入以爲出也以江左一隅之力而用度數
倍於承平之時夫安得不匱口奏冗官冗吏冗
兵之弊云云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之
事勢窮極甚矣不變而通之其可以乎然變通
之術豈有他繆巧夫亦曰節用而已爾用有節

則經常之費易足經常之費足則祠牒之鬻可
省釋道少則農民多生財之源無出於此惟
陛下亟圖之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
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
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
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於武帝曰夫天亦有所分
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

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不予祿者不食於力不
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
所以囂然苦不足也又曰受祿之家食祿而已
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
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
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又曰天子大夫者下
民之所視倣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
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
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
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

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
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兼庶
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臣竊惟仲舒此言蓋
與大學同指故略為 陛下陳之夫所謂居君
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者故相是也位冠台司
而鬻賣公朝之官爵貴極人臣而奪攘平民之
貲產貪鄙之風扇於上而污濁之俗成於下士
大夫惟知財利之可貴豈知仁義之可尊雖
陛下更張以來蓋嘗明示好惡而人心陷溺已
深莫之變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心之趨利
舉世之人皆趨於利則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

有家而不知有國平居則欺君以自利孔光張
禹之於漢是也有難則賣國以自利華歆陳群
之附魏張文蔚楊涉輩之從梁是也甚者不在
不饜如莽操之所為故大學於末章明義利之
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之辨豈虛也哉惟 明
主在上思有以返之則天下之福也

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

十月十四日進讀大學章句經文至明明德新民
奏云聖人之道不過成已成物而已明明德成已
之事也新民成物之事也成已者體也成物者用
也只此兩言體用備矣至在止於至善奏云君止

於仁臣止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且如 陛下
居人君之位則所止在於仁須是行愛人利物之
政使鰥寡孤獨各得其養昆蟲草木咸遂其生如
此方爲至若只姑息小惠非仁之至也又如 陛
下爲 先皇之子不但生而謹奉養沒而嚴祭祀
便謂之孝須是坐則見 先帝於墻食則見 先
帝於羹一念不敢少忘又必能繼 先帝之志述
先帝之事以安社稷保宗廟然後爲孝之至不然
則雖孝非至也又如臣之事 陛下當止於敬若
但以擎跽曲拳爲敬此敬之末也必如孟子所謂
責難於君陳善閉邪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然後

爲敬之至不然則雖敬而非至也其他如父之慈
與國人交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至善又
讀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處奏云下文只言天
下平此却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天下之人皆已
得其本心皆已復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時雍
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如此方是明明德於天
下如漢文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矣然先儒
謂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則未之及也故聖人於此
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見得須是天
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謂之天下平不然則只
是小康而已未可謂之平也又讀至章句明德者

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奏云此是兼心與性說人之一心兼統性情性體也情用也具衆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本餘文公讀至章末奏云此章自心而身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本末次第粲然甚明然不是大學初說自堯以來已如此說因舉堯典明德睦族一段臣於衍義已備言之矣但堯是生知之聖不須下格物致知工夫若湯武則學而知之湯之學於伊尹武王之間洪範問丹書即格物致知之事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財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銘盤以自警武王於戶牖楹席觴豆弓矛亦各有

銘此皆誠意正心之事也又再拈起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二句奏云雖是知至而后意誠然亦非是待知至了方去誠其意且如 陛下日對儒臣講明經史此格物致知之事也日對輔臣議論 朝廷政事人材賢否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退御宮庭省閱天下章奏講求四方利病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臨朝必敬退居深宮亦必敬對群臣必敬對嬪御近習亦必敬聲色玩好無所或溺喜怒哀樂不敢妄發此即誠意正心之事也一日之間二者未嘗不可交用其功不但一日只此俄頃間便都做得但大學必以知爲首者須是見

得天下之理了然明白此爲善此爲惡此爲正此爲邪則私意邪念自不敢發所以格物致知最爲切要也願陛下自今於講論經史之際聖意有所未喻不妨反復詰問須見得道理分曉然後已於講論政事之際亦與大臣反復論難直見得可否分明然後已省閱章奏亦反復考究見得利害明白然後已如此方是格物方能致知若只茫然說過汎然看過不曾著意考索豈得便謂格物如此安能致知仰瞻聖顏大覺和悅既畢忽蒙聖訓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便合就今日進讀某謂前所進已納禁中今須再令講筵所寫別本然後可讀即以未辦爲對上曰已在此矣即見內侍捧前所進第一第二帙在前某即前奏曰臣所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見奚足上裨聖學兼初志止欲備燕閒之覽今乃仰蒙睿旨令臣進讀此千載一時之榮遇再拜祇謝畢展卷進讀讀畢奏曰臣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揆時而獻者蓋待陛下親政而後獻者若權臣尚在陛下未親大政雖欲進獻必無由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得備進讀命坐賜茶畢上曰外路會價尚未能登皆是監司郡守不留意其對曰會價所以不登固緣監司郡守不留意然其間亦有留意者大

後可讀即以未辦爲對上曰已在此矣即見內侍捧前所進第一第二帙在前某即前奏曰臣所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見奚足上裨聖學兼初志止欲備燕閒之覽今乃仰蒙睿旨令臣進讀此千載一時之榮遇再拜祇謝畢展卷進讀讀畢奏曰臣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揆時而獻者蓋待陛下親政而後獻者若權臣尚在陛下未親大政雖欲進獻必無由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得備進讀命坐賜茶畢上曰外路會價尚未能登皆是監司郡守不留意其對曰會價所以不登固緣監司郡守不留意然其間亦有留意者大

率常物之情少則貴多則賤自故相在時印造多
了今又邊事方動未能減印造之數所出太多故
賤嘉定年間換易新會臣親見本末其初緣都司
非人用以二舊換一新之說人情疑惑不行廟堂
忿之遂用嚴刑峻法犯者百姓至於徒流估籍官
負至於追勒貶斥終無効驗數年之後 朝廷厭
於稱提始行其所無事却一歲增於一歲至庚寅
辛卯年間外方或六百文足少亦不下五百五六
十文足以此見嚴刑峻法初無所益臣方欲具劄
子乞 朝廷專委版曹一二員討論利害而推行
之大抵必須少減印造臣亦有小策欲獻廟堂不

敢以瀆 聖聽是或有以嚴刑峻法爲言者切不可
可施行幸 陛下垂念 上欣然聽納

是日進讀大學章句畢係初進讀合再拜叙謝
上曰自此望卿啓迪毋或有隱賜茶畢 上曰
虜使來議和聞外間議論頗紛紜奏曰臣却不
聞外間議論但自古兵交使在其間縱使虜人
已犯邊若有使來猶當禮接况未嘗犯我乎或
謂欲卻而絕之或謂宜拘留勿遣此皆不可行
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欲和之意切不可輕信
蓋金人昨以和誤我後來虜人又祖其故智以
誤金人今日雖不可沮其善意亦不可墮其姦

謀邊面之備一事不可闕略一日不可稽緩惟
陛下深留聖念上又謂彼欲來朝見如何
某問彼有國書否上曰無之某曰如無國書
何名引見要之只合就鎮江發遣必不得已都
堂接見可也

講筵進讀手記

十九日進讀大學章句至明德章天之所以與我
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因思前次說明德是兼心
與性說尚未分曉遂引程易傳云天所賦為命物
所受為性此明德正是說性不曰性而曰明德者
蓋明處是心明底是性心是虛靈底物著得許多

道理在其中光明照徹故曰明德讀卷子到陛
下將湯武之語及古人自警之詞書而揭之左右
奏云昔哲宗好寫唐人詩句范祖禹在講筵將
尚書論語孝經撮其要語二十餘條請哲宗於
親御翰墨之際書之以代詩句蓋聖人之言句句
有益非若詩句之無益也臣今日所陳亦祖禹之
意是日上領納又奏邊事已見端平

講筵手記

二十六日進讀止至善傳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
止因舉朱文公曰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且
如行都在此自南來者必止此方是止處若只到

衢發固未是當止之地若到此又越而之他亦不
是得所止自他處來亦然又讀至君仁臣敬處再
舉十四日語以奏又讀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
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奏云朱某此二語乃是發聖
人言外之意蓋理之淺近者易見而精微者難知
若於義理只見得皮膚徃徃便以未善爲已善小
善爲大善惟是窮究則精微處方知三分之善只
是三分七分之美只是七分不至以下爲高以淺
爲深此學者所以貴於致知也推類云云以五
者大倫言之此只說君臣父子朋友而已若夫婦
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又推之萬事萬物

莫不有當止處如坐如尸坐之所止也立如齋立
之所止也視思明視之所止也聽思聰聽之所止
也自餘亦莫不然又讀至切磋琢磨處奏云仁敬
慈信是言當知所止至此方是說下工夫處大抵
聖賢之學只有兩端窮理脩身而已如此篇所謂
格物致知是窮理也誠意正心是修身也顏淵曰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修身也聖門只是此兩項功
夫又讀章句云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
克治之功奏云如 陛下日御經筵與儒者講論
經史此所謂講習討論也若只說過便了何益於
事須是退而省察吾之言行有無未善吾之過失

有無當改其合克去此即孔子所謂克己也學與
自脩二事相爲表裏不學問固不能自脩學問了
又不可不自修又讀章句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
奏云朱某釋經一語不妄下凡製物爲器須切磋
成形質了方可磋磨若未切磋如何磋磨此所謂
治之有緒也既切磋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
潤澤此所謂益致其精也講學脩身亦然又讀所
進故事至論虜人多詐處曰言辭之甘藏鋒刃於
飴蜜也禮貌之尊設機穽於康莊也歛兵遠去驚
鳥將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致魚之術也既略
說其義又再讀過曰願 陛下毋忘此語 上曰

此說極是賜茶畢 上問虜人議和未可輕信奏
曰臣適嘗言之矣李侍御奏臣得楊恢書云在襄
陽聞虜酋元不曉和字只是要人投拜而其臣下
乃將投拜之語改爲講和其說頗詳 上然之奏
云朝見一節如何 上曰且俟使人到來商量待
從吉後引見李奏虜兵已取蔡了忽然都去攻息
方急亦忽然都去其情叵測奏云此臣所謂驚鳥
將擊之形也遂退

講筵進讀手記

初八日進讀大學章句至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

云云人之爲人受天地正氣以生故其心虛靈不
昧其於義理自然有知如孟子所謂不慮而知者
良知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
知敬其兄此即良知也所謂本然之知也然雖有
此良知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到極至處亦無
緣知得盡且如事親雖知當孝若不曾於孝上細
細推求未免以末節細故爲孝子夏問孝子曰色
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
乎若論父兄有事子弟能代其勞有酒與食先以
奉父兄豈不是孝然只是孝之末子夏便以此爲
孝亦是知未至賴其能問故聖人教之進上一等

然承順父母顏色爲難亦只且就子夏欠處說未
是孝之極須是事親如事天方是孝之極大抵天
下之理推得一層上又有一層所以聖人曰物格
曰知至皆是要到窮極至處 上曰極是又讀卷
子至晉清談梁苦空處因奏陳人君須理會著實
道理不要談空說妙 上曰極是又讀到臣所進
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爲格物致
知之要本末粗備以卷帙稍多未即進讀願 陛
下萬機之餘早賜覽觀則於窮理之學將大有所
進 上曰此書朕時時自觀是日讀卷子用兵之
舉只爲見得一邊道理遂輕易爲之又讀漢成帝

濞荒一節敷陳之間語頗峻切仰瞻玉色略無少忤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六日進讀大學忿懣章引朱文公曰此四者只要在無中發出不要先有在心下 上曰如此須如槁木死灰始得奏云不然中庸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只要發得中節如何無得且如大舜見象喜亦喜是聖人不能無喜也文王一怒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是聖人不能無怒也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是聖人不能無憂也飯蔬食飲水曲

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不能無樂只要因物而發不可先有此橫在胸中如 陛下今則未應物之時其心湛然少間與物相接事之當喜者須喜事之當怒者須怒但當喜怒之時便須自省此盡是發於義理邪發於私慾邪若發於義理儘不妨發於私慾則不可人之情易發難制者惟怒爲甚惟能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知外物之不足厭矣此言最善若都要無此四者如槁木死灰然則此心遂爲無用之物此乃釋氏之學若吾道則有體有用寂然不動者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用也體用兼全所以無弊釋老欲委其心

於無用所以應世不得 上深以為然喜見玉色
又讀卷子論衛莊公唐明皇事隨文解說畢又再
提起曰衛莊公踈賢配而親嬖人唐明皇遠正后
而昵豔妃卒召禍亂今日必無此事然願 陛下
深以二君為鑑 上亦無忤色 退而思之合對云此心當如明鑑止
水不可如槁木及死灰偶不之及賜茶畢 上問有所聞否奏臣無
所聞因言及財用窘匱奏云今日當此空匱之極
別無方法只有搏節一事可行臣方欲具奏偶吏
部郎中兼左司鄭寅輪對已及凡其言甚當願
陛下諭大臣速如所請施行 上然之李左史亦
開陳頗詳併及覈軍籍虛額事奏云前日李鳴復

亦曾及此 陛下已諾之矣臣謂宜先令諸將自
以虛額來上却委總領或他司審覆則諸將不敢
為欺又舉孝宗褒邵宏淵因上虛籍擢為觀察使
事奏云須如此施行則彼有所慕臣已嘗以此白
宰相矣若果行之一則有實備一則省虛費 上
又云近來既不出兵省得生券一項費用奏云生
券一項所費甚多今不出兵所省不少又再及搏
節事奏云若欲搏節費用須 陛下力行節儉以
為群臣之倡 上謂然因讀衍義中庸九經章奏
云近見李壘初對劄子論此章因及時事大有所
補 陛下必嘗反復觀之 上曰朕亦嘗反復又

至朱文公章句若親而賢則固寘之大臣之位矣
因及趙丞相汝愚本末曰本朝宗室未有如汝愚
比者故可居宗室所不可居之位及力贊配食之
議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八日進讀大學治國在齊其家章至若保赤子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
也奏云赤子雖未能言然飢飽寒暖之類其物可
測而知爲之母者以己心真實求之雖有不中亦
不相遠國人之情固未易盡知然一人之情即千
萬人之情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國其理一耳非先

治家後却旋去學治國也故曰云云又讀至卷子
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奏云臣適
舉似此語與李大同大同以爲下不可字不得蓋
此心自是活物如何把做槁木死灰終不能使之
如此此語甚有理非臣所及乞陛下垂問大同

今詳言之上顧李今說李遂云云某又奏釋氏

有死心之說心是活物如何可死又如釋老不拜
君父兄離絕人倫然其在寺觀中依舊有主首有
副貳有所謂師兄師弟何嘗絕得人倫吾道中所
謂君臣父子是真實有之彼却是假合底以此見
得聖人之教是循天理之自然釋老是因人爲強

軌使然亦復云云讀至具衆理應萬事處奏云人
之一心至虛至靈至微至妙經緯天地裁成輔相
皆自此出以爲槁木死灰可乎 上意喜甚玉齒
粲然又讀卷子衍義九經處已錄在卷子下賜茶畢李正
言論時雪不降由豫常燠右某因奏周衰無寒歲
秦末無燠年周之先王以仁治天下後世浸失之
舒緩天以常燠應之秦以急刻爲政天以常寒應
之刻急固不可舒緩亦不可中庸至聖章既曰寬
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必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二者皆不可偏 陛下非無剛斷者如更化之初
逐二小人治二賊吏臣時猶在泉南聳聞聖斷一

時士大夫莫不震肅貪鄙之風幾於盡掃自頃以
來乃似姑息巨姦宿賊悉逃憲網上下觀望無所
畏憚州縣之吏貪暴如初民無告愬惟其政令不
行紀綱不肅所以上天仁愛示以常燠之罰易言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使天有陽而無陰則能生物
而不能成物何以爲造化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皆
不可偏願 陛下深體大易之義仁之與義務在
兼行不使一闕庶可仰承天意 上然之

講筵進讀手記

二十七日進讀大學繫矩章卷子至比年以來元
元愁苦者衆一段奏云臣猶記紹熙年間所在公

私充裕以熙迨慶元間漸不以紹熙矣頃年
以來民人愁歎盜賊蠶起皆由權臣大開賄賂之
門爲監司郡守者極意掊克以充苞苴於是民窮
至骨爲將帥者亦極意掊克以充苞苴於是兵窮
至骨矣所以兵民胥怨喜亂樂禍之心人人同之
更化以來雖已禁止苞苴然軍民愁歎如故此無
他由未嘗選良吏擇良將以任撫字之責州縣之
官貪鄙如故故也願 陛下俯留 聖念幸甚

講筵進讀手記

十二月十三日進讀大學卷子論秦誓一介臣云
云因引蘇軾說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

甫 上喜曰此兩句說得好讀畢賜茶 上問曰

曾見丞相劄子否奏云臣未之見不知論何事

上曰論虜使朝見事奏云臣雖未見劄子昨同李

稹詣相府見丞相言見將韞使朝見禮節委左司

鄭寅斟酌省去可省者用其可用者其區處似已

穩當又奏朝見用何禮 上曰臨軒奏云臣昨聞

余鑄言欲用臨軒之禮臣不勝其喜嘗囑鑄白廟

堂勿改前說既而見丞相却有所疑今仍是臨軒

極當 上曰近方檢得乾道某年引見蕭鷓已例

奏云既有故事尤善 上問徐齊人爲不當引見

老儒惓惓憂國言 上所見而言

衣

一

朝廷行事最

忘人異論如

有此意則後來有事無人敢言以緘默之風利害非細據臣愚見見與不見皆未甚利害但和議決不可恃臣欲 陛下親御宸翰諭三邊制帥大略言韃使之來不容不以禮接邊臣切不可恃此緩於修備 上曰丞相欲作書與諸處又奏丞相自作書更得宸翰丁寧尤善漢光武手書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古之英主大抵如此本朝神宗留意邊事每夜御燈火作書以賜邊臣故陳師道之詩曰夜書細字答邊臣萬里風烟入長笺但味此語可見精明英偉氣象 上曰然臣向歷

數郡又漕江東如建康如洪如潭如福皆有 孝宗親筆石刻或問麥禾次第或問曾無雨雪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 孝宗一念只在生靈故勤勤訪問臣願 陛下視以為法 上首肯退至中塗有講筵吏稱有 御封文字下本所陳尚書已拆看訖請過國史院與衆官商量及取觀乃鄭丞相劄子論韃人朝見且詆言者之非諸官既集乃議具奏云今月十三日蒙 御寶付下右丞相鄭某劄子論韃使朝見事臣等竊惟韃之情偽雖未可知彼既奉幣來朝以禮接之以未為過但邊備

丞相篇末已

係

陛下加

備無患寫畢

高不肯書名

遂於末添云內徐僑已見近已

具奏陳

講進讀手記

乙未二月廿二日讀大學衍義人心道心畢上

問前輩言當理即是中如何奏云事到適當處無

過不及即是中聖訓得之矣又讀已見劄子畢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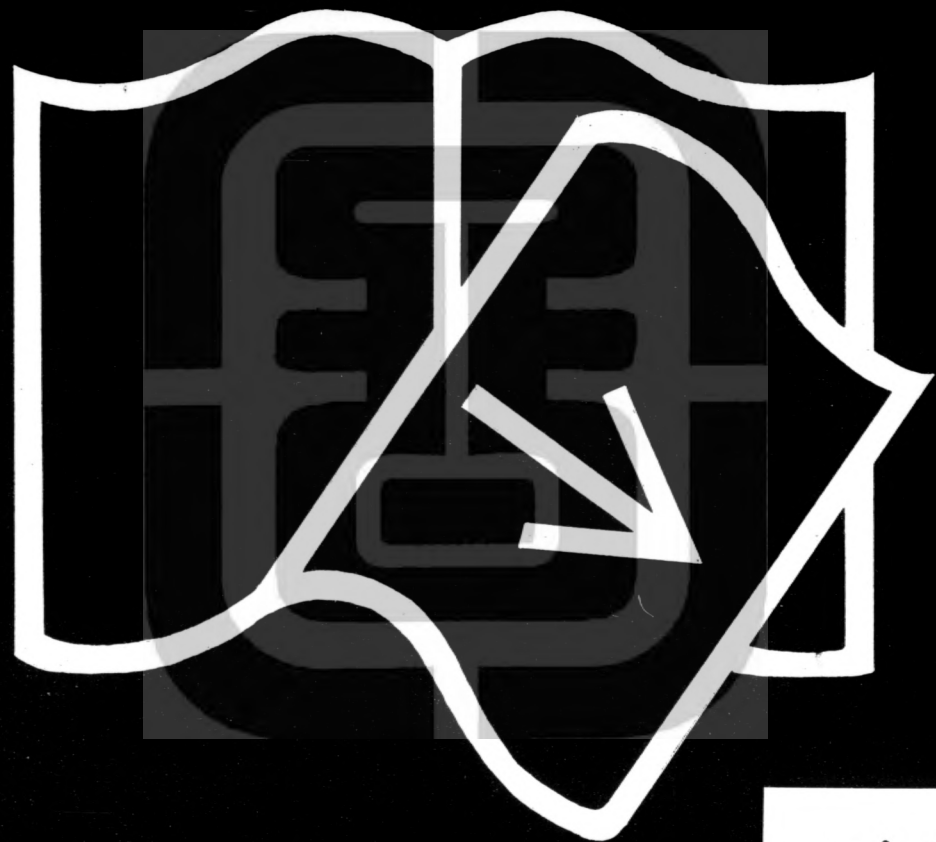
退 上曰且坐奏云經筵之禮無橫 蓋奏事在

御座東坐又在西故也 上曰不 奏云適讀劄

子蒙 聖諭嘉獎容臣拜謝遂 階謝由西階上

就坐 上曰近觀卿所上論 劄子可見愛君之

心與張九齡進千秋金鏡錄同意又問近日朝廷



原件短缺

P35以后缺

